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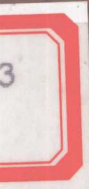
序



藏書家

第12輯

齊魯書社



3

藏書家

第 12 輯

齊魯書社

昔賢樹壺中之教者自列女傳而下如閨範
女鑑代有條纂非不詳贍而文義采遂卷帙

主編／宮曉卫 執行主編／韦力

收惜字紙每刊花鳥譜相易為閨中塵線之
用余姪默齋太守志存引勸乃於脩息之暇
類往牒賢媛故實各系以圖命曰女紅餘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第12辑 / 齐鲁书社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6

ISBN 978-7-5333-1818-5

I. 藏… II. 齐… III. 藏书—文集 IV.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6916 号

藏书家·第12辑

齐鲁书社 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80×980 / 16

印 张 12.375

字 数 176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18—5

定 价: 17.00 元

目 录

故人追怀

- 1 黄寿成 父亲黄永年的书趣
8 周启晋 书缘

书林一叶

- 11 周绍良 出相本佛经宝卷四种跋
18 黄 裳 来燕榭书跋(续十)

雪泥鸿爪

- 24 马泰来 明季书贩林志尹事略
27 卢锦堂 曾为守藏室“吏”
31 屈春海 清代方略馆“方略”的纂修
39 艾俊川 为李瑶“泥活字印书”算几笔账
47 韦明铤 追踪文富堂
56 程有庆 《南岳旧稿》追忆
64 卓 洛 潘家园的传说之老张和小李的故事

版本谈故

- 70 沈 津 陈老莲的《宝纶堂集》
73 孟宪钧 金冬心著作版本知见录(下)
87 胡桂林 鸣晦庐旧藏清乾隆刊版画珍品
《女红馀览》

- 93 涂宗涛 《纶阁所见所藏金石文字》拓印本
——苹楼藏书琐谈之七
- 98 马文大 明代版画珍品《万象水陆》与水陆画
- 106 田 涛 方寸之间 天宽地阔
——清代的微型书
- 111 袁 理 清代内府书籍装帧的三种稀见形式
- 117 翁连溪 “印刷石版”入藏经过及其文物价值
- 124 黄 恂 章克标的几种著作
- 129 虎 闹 举目《列宁传》

书海披沙

- 132 李国庆 跋翁标注《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 142 宁稼雨 尘故庵得书记
- 149 陈子善 永远的徐訏
——两种徐訏纪念集
- 151 谢其章 拨开迷雾说《杂志》(下)
- 170 董国和 复旦校刊《诗选》

版本讲座

- 172 林 夕 金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古书版本知识

域外书情

- 179 姚伯岳 堀越喜博和堀越文库的金石拓片收藏

读书随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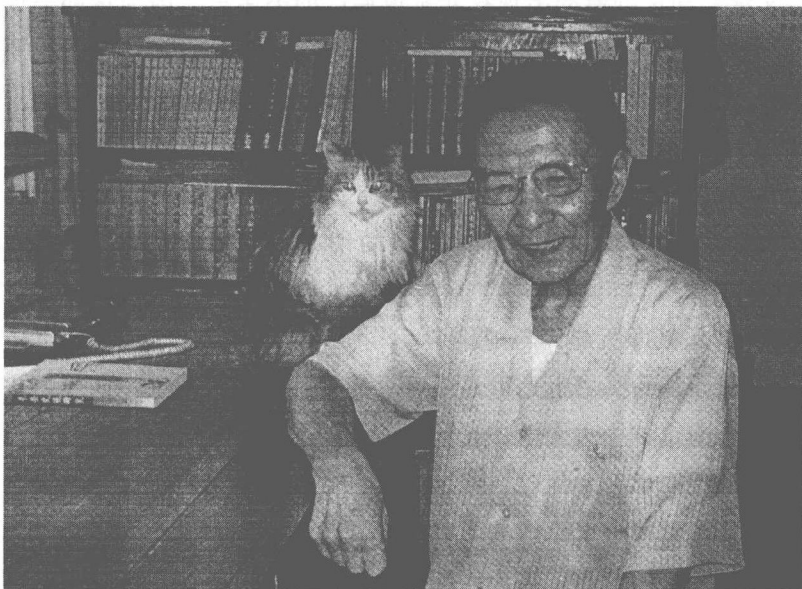
- 187 来新夏 友朋赠书录(二)
- 194 编后记

父亲黄永年的书趣

黄寿成

父亲黄永年教授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父亲的音容举止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特别是当我走到书房门口时总觉着他老人家仍然坐在那宽大的书桌前孜孜不倦地读书，可是定神一看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书房内的书柜、书箱、书架里的书仍在，这些书似乎在沉吟叙述着什么，这大概就是父亲留下的遗产，既给我们留下了丰裕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无尽的怀念。

父亲是一介书生，曾就读于“中央大学1940年至1945年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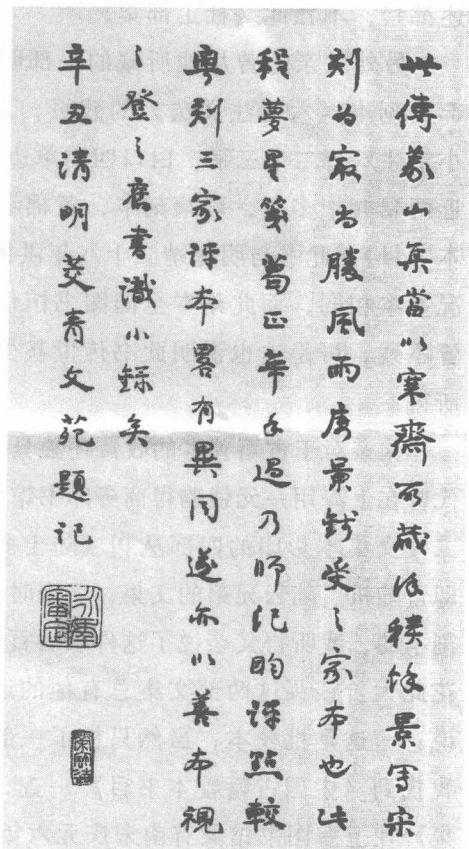
部分”、复旦大学，从中学起先后师从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龙榆生等大师、名师。他一生好书，在上初中时就开始买书藏书，到上大学时他的藏书已具规模，记得父亲的老同学、济南大学的徐志刚教授就曾对我说：“你父亲的藏书是我们同学中最多的，我曾经到过你们常州的老家，在那里看到你父亲的藏书，真多啊！我回到学校就和同学说：‘永年的藏书真多，他将来一定能做大学问！’”

说起藏书，父亲曾说：“藏书不仅是一件高雅的兴趣爱好，而且其中妙趣丛生。”的确有些事情的发生真是奇妙。父亲在《藏书家》第6辑《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中提到了当时还买了会文堂影印的清人胡克家仿宋刻本《文选》，而这部《文选》以后发生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奇，父亲说，买到这部书后的一天，他一边读书，一边用毛笔写着什么，突然祖母在家中所养的那只大黄猫用爪子一打父亲手中的毛笔，不料在这部《文选》的书根上留下了一个毛笔的墨印。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蒙冤被打成右派后这部《文选》被卖出，过了二十多年这部《文选》却奇迹般的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里，因为这部书也不是什么善本，父亲看到后只是随口说了句，这部《文选》原来是我少年所藏，有毛笔的墨印为证。孰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书后来被教育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得知购得，并送给了父亲。此书失而复得，父亲回到西安家中即拿出这部书津津乐道的说起这部书的故事，指着那被大黄猫所打出得毛笔印子给我看，并告诉我那只大黄猫名叫永虎，是祖母所起，与他排名。

父亲认为买书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父亲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叶在南京“中央大学1940年至1945年南京部分”读书，即与徐志刚教授同学时，他曾在南京名叫保文堂的旧书店买到藏书楼名为爱日馆的藏书家徐钧的旧藏《金石苑》原刻本，此书是清季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道光原刻本一向很少见，故此民国时著名藏

书家陶兰泉借得徐钧旧藏按原大影印。可是店里糊里糊涂竟然将这部道光原刻本和几部影印本混在一起出售，父亲打开一看这部书的图记皆为朱砂印色，而影印本的图记只能是黑色的。父亲于是就将错就错以影印本的价格买下这部原刻本，并让营业员包好急忙拿走，生怕人家发现了反悔。其实这在旧书行业中是很正常的事，俗称为“卖漏了”。由于书是用纸包着的，这六册书又是厚厚的，因此父亲返回学校时有的同学还误以为他买了件高级衣服。说到这些父亲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父亲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三家诗》，这是清人卓尔堪编的曹魏曹子建、晋陶渊明、刘宋谢灵运三人合集，康熙年间刻本，此书一向稀见，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共有十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家图书馆。当时父亲买这部书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说，沪上的一位著名的老藏书家曾来看过这部书。父亲买走一周后又因故去了上海古籍书店，店里的工作人员说，那位老藏书家在父亲买走《三家诗》后不久要来买这部书，工作人员说卖掉了，他忙问：“谁买走的？”工作人员说：“黄永年先生买走的。”那位老藏书家一声不响地走了。父亲说到这里颇为



得意的哈哈笑了，对我说：“他知道这部《三家诗》到了我手里，他是搞不到手的了。”

记得那次父亲去江浙一带还无意中以廉价买到清人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共六册，其中有两册还有前人批校。此书虽然被乾隆皇帝所禁，但是因为注的实在好，传世的仍然很多，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共有三十二部。至于为什么要禁钱谦益的著述，据说主要是乾隆皇帝反感钱的为人，他认为你钱谦益既然降清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当满清的臣子，为什么还要和那身为南明重臣的两个得意门生瞿式耜、朱成功（即郑成功，因为当时南明隆武帝是连名带姓一起赐予他的。）保持书信联系，勾勾搭搭，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因此对于钱谦益的著述都禁，不独此《杜工部集》。

另外父亲还曾从他所藏的一部明刻本中，发现衬页乃是一部明刻本《六臣注文选》的残页，此书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小字注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单边。计有二十九卷、三十卷，近两卷九十多页，嘉靖刻本，黄棉纸所印。查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书与明嘉靖二十八年洪梗刻万卷堂重修本的著录情况基本相同，而此刻本全国图书馆仅藏有两部，不过这两部虽皆不残，可是这也说明此书传世甚少。这两卷残页纯粹是偶然所得。

父亲对于古籍善本的收藏还独具慧眼，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海用一元钱购得商务印书馆用明正德十四年陆元大刻晋二俊文集本影印的四部丛刊《陆士衡文集》和《陆士龙文集》，即晋陆机、陆云兄弟的文集，而当时一元钱是可以买到不错的明刻本的，我听得父亲说了这件事后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想父亲花此大价钱买这两部文集总有他的道理，于是问他老人家，他说：“这是批校本，虽然只校了一部半，却是用宋刻本校的。”我找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查，发现只有陆云《陆士龙文集》在上海图书馆藏有南宋庆元六年华亭县学刻晋二俊文集本，

而陆机《陆士衡文集》则无宋本流传，传世的明正德十四年陆元大刻晋二俊文集本也仅有三部，其中黄丕烈和傅增湘分别过录陆贻典的校本各一部，但是父亲所买的《陆士衡文集》却是用宋刻本校完的，相反《陆士龙文集》只校了半部。可见父亲的眼力超人。

父亲那时还在上海福州路传薪书店徐绍樵处购得明嘉靖间闻人诠刊刻的《旧唐书》一部，此书是白棉纸所印，又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卢文弨抱经楼旧藏，印的较晚；家中还有几本同为闻人诠刊刻的《旧唐书》印的较早，字迹清晰。近年我曾问过父亲，这两部闻人诠刊刻的《旧唐书》如果都不是残本，又都不经过名家所藏，哪部好？我心想一定是那部印的早的，因为按常规初印优于后印，而且那部比这部字迹清晰。孰料父亲却说后印的好，原因在于闻人诠在刻印《旧唐书》时不断校勘挖改，因此后印的反而比初印的好。这也表现出父亲作为著名版本学家的过人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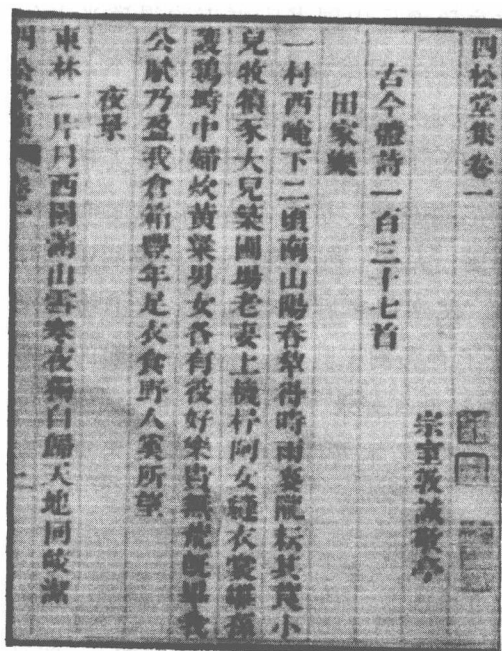
父亲还于1994年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书市购得道光七年龚氏家刻《破戒草》，这部书是龚自珍诗集的最早单刻本，此书为写刻本，共两卷，卷数未刻为墨钉，关于那次书市的情况当时陆昕先生曾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记述，对于父亲买是书的经过则说到“学者黄永年老当益壮，挤入人丛，以慧眼而得一本道光年刊传本极罕的诗集，大喜”^①。陆昕先生所说的道光年刊本就是这部《破戒草》，父亲回来后曾对我说，此书极为罕见，未见著录。后来我查了有关的工具书，不仅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没有著录，就连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也未著录。可见父亲所说不虚。

父亲在这七十多年的买书藏书生涯中有得也有失，记得他说的最多的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手上有了一点闲钱，就去了北京，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看到了粗粗的一卷《赵城藏》，即金

人在平阳（今山西临汾）所刻印的佛经，又称为金藏，开价大概是二百元，父亲带的钱虽然也相差不多，可是还想买别的，所以当时没买，过了一周又凑了些钱去买时，被告知这卷《赵城藏》不卖了，父亲后来对我说，这可能是上面有人出面干预，就这样父亲与这卷《赵城藏》失之交臂。父亲每次谈起这件事时总是痛心疾首。另外父亲在上海交大西迁前曾在福州路传薪书店见到一部南宋时期湖州所刻的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那部书虽然是入明后在南监所刷印，但是印的比较好，字迹清楚，磁青洒金纸书面，厚厚的四十二册，配有一个樟木箱子。此外他还在广东路古玩市场上见到一部同样版本的《通鉴纪事本末》，开价仅要五十元，他当时都没有买。我曾问过他：“你为什么不买？”他说：“当时好书太多，要是小字本再贵我也要买。”是啊！那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即是南宋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本，传世很少，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该刻本完整的仅有两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此外还有几家图书馆藏有残本，最多的

也只有七卷，最少的仅有一页。反观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完整的刻本却有近二十部之多。

此外父亲还以书会友，早在1960年就与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通过书信交往，并互赠珍藏，父亲送谢老先生据八千卷楼钞本得旧影钞本金埴《巾箱说》和桐西漫士《听雨集》，谢老



先生回赠父亲了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和罗振玉跋藏的旧钞本《司空表圣集》。有关父亲和周绍良先生以书会友之事，父亲在《回忆我和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多有表述^②，文中说绍良先生曾先后赠送父亲明万历三十七年刊刻的《玉匣记》、嘉庆刻本的《四松堂集》、民国年间周叔弢老先生影宋精刻的《寒山子集》、清吴郡修绠山房刻印的《宣和遗事》、清康熙年间舒木鲁明的《唐摭言》钞本。其中《四松堂集》是研究红学的要集，绍良先生所藏即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的底本，虽说父亲是以一棵松树一百元共计四百元请绍良先生转让的，可是事后绍良先生却请他去前门全聚德吃了顿烤鸭，用去二百多元，因此这部书应该说是绍良先生半送的。而《唐摭言》则是绍良先生以我用中华书局本《资治通鉴》为老先生校对《资治通鉴唐纪勘误》书稿的酬劳的名义，送与我们父子的，其实那也是我的一次向老一辈学者学习的好机会，那对于我来说实在受之有愧。

说起这些不由得又想起了父亲，他老人家已经故去，可是却留下了这些书，虽说这些书看似没有生命，但是这每一部书都有着它们的故事，记叙着它们从一个藏书家流传到一个又一个藏书家手中的不平凡的经历，刊刻时间越久远的书故事就越多，这大概也是在叙述着一种文化的传承。

注：

①见陆昕《古旧书市记趣》，今收入《闲话藏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0页。

②此文刊于《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

书 缘

周启晋

又见枫叶飘丹，似乎并不觉得父亲已走了年馀。人生便是如此，生者每日营营碌碌，待到时间的灰尘遮住往日的一切时，回首望去，只有亲情仍在闪光。

想起父亲，想想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经常浮入脑际的竟是一个“书”字，这也许便是建德周氏百年来的传统吧！记得我曾和友人谈起过所谓的“世家”问题，其实，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在过去的“世家”中，大多数的子弟的童年，应该都不会太幸福的。究其所以，是规矩太多。不可邀同学来家中、不可去外边玩……一个孤独小孩子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从六七岁开始，最好的伙伴便是“书”。我的启蒙读物是一本绣像《三国演义》，那时的我还读不通巨著，只是骑马打仗的图画，让我看得津津有味，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从蜀山剑侠到江湖奇侠，从聊斋到广陵潮，杂七杂八的，我几乎是无书不读（除了正经正史外）。

记得那时父亲藏了许多小说，《济公传》、《三侠剑》都有几十续，我入迷之至，连学也不想上，旷了许多课，还受过学校的处分。回忆起来，真是“另类”的有趣童年。此后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漂泊海外，最好的伙伴便是“书”了。我总觉得每当我沉浸在书中时，似乎尘世的一切烦恼便都消失了。与书中人为伴，这难道不是人生的“至乐”吗？

于今年逾花甲，每当坐拥书城，环视四周，我又会觉得每一本书都像是一片记忆，联系着远去的青春。

在我的藏书中,有一部嘉庆江都秦氏享帚精舍刊印的《乐府雅词》,那是从先祖父的书斋中取来的,书内还有建德(东至原称建德)周氏勤学斋藏书的书签。每当我翻阅这本书时,我的记忆又回到城西的老宅,那是先曾祖学熙公及先祖父叔迦先生的故居。春天来时,西府盛开的海棠、芍药,满院太平花的香气袭人……后院靠近佛堂有两间藏书室,那是书的海洋。白羊皮的箱子装了许多小孩子看不懂的字画,箱子上有很厚的灰尘和老鼠的脚印……我一个人在书斋里一呆就是大半天,如饥似渴的翻阅自己喜爱的书籍,那光景依稀就在眼前。于今,城西旧事早已化作飞烟,但祖父母慈爱的笑容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在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民国二十七年影印的《日长山静草堂诗存》,六和汪少蒲著、孙叠波手抄。这是母亲的嫁妆之一,我在书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跋语:“记得儿时大约三岁,教我第一首诗的便是舅婆,当时她教了我三首诗,我很快就会背诵了,人们都夸我聪明,于是我很得意,转瞬五十年过去,也许这就是使我一生酷爱文学的开始。说起舅婆,母亲总是饱含着无限的爱意与思念,虽然她已去世那么久了。其实这也很自然,母亲自一岁丧母,后寄居其外公家,教育她读书、习字、修身,给她温暖的便是舅婆,舅婆是位郁郁的才女,也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母亲。舅婆的姐夫是为本书题签的末科探花公商衍縻,而这本诗集便是舅婆之父手抄。纵观我的一生,在道德理念及情感方面,影响最深的便是母亲,从舅婆到母亲又到我,中国古老的传统便这样一



代代地继承下去,但是在现代物质的冲击下,还能传多久呢?总不会灭绝吧!日前偶于父亲的书籍中捡到这本诗集,依约记得母亲曾提及过,一问果然,书后两跋孙为寔者便是舅婆的八弟,俞锡畴为太外公,历尽劫难的这本书也许是他们留在世间最后的一点痕迹了。翻阅之下不禁令人有雪泥鸿爪之叹,而其所代表的内涵对我来讲则是有比宋版书更珍贵的挚爱亲情及立世的原则理念。故亟为装池,又不揣简陋记下这一缘起。更请家姐启璋书之。”

在我的藏书中,数量最大的一批是先父绍良先生的遗书,说来很惭愧,先父是“藏书纪事诗”中人,作为他的独子,我对此可谓一窍不通。2001年秋,先父第一次病笃之际,将书授我,此后数年,虽在他的指引下,但我于藏书一事也只是浅尝辄止。近日,承中华书局相邀,着手整理出版先父遗稿《绍良书话》,始觉藏书之道,趣味无穷,然而父亲已远去了。

品味先父的遗稿“书话”,联想起我所了解的他的一生,似乎可以清晰的看到,从读书到藏书、从勤而博到专而精是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的。自我有记忆开始,他几十年来大多是坐在书桌前,直到深夜。勤学始能博学,故而他的书话与传统大相庭径。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善本并不多,反而大谈占卜、宝卷、历书、明代唱本……其实,在他的藏书精神上,早已远远超脱了价值观(近年出版的先父纪念文集中黄永年伯伯还谈起以珍本《四松堂集》“换”烤鸭的佳话),仿佛更多的是在启示后人去探索、发现、研究传统外的新领域,我想这才是他藏书的真谛。

近日,据《中国宝卷总目》的作者丰锡伦先生同我谈起,自明代中期至清康熙年间止,所存宝卷不过百余种,而先父所蓄明代孤本竟达十余种,可见其藏书功力之深(据丰先生谈起,台湾已出版影印宝卷及民间宗教典籍二十四巨册,日本学者于此项研究亦方兴未艾云云)。

在先父的遗稿《绍良书话》及《绍良墨话》将于年内问世之际,仅在此先以此文告慰老父在天之灵。

出相本佛经宝卷四种跋

周绍良

弥陀经

此出相本《弥陀经》极少见，乃宋刻本也，虽无纪元干支可稽，但观其字体，与《磧砂藏》极相类，望而知是南宋刻。店铺名称已被铲去，想是由店铺易主，书板已改主人，故被除去。

《弥陀经》有出相者从未见过，盖因该经乃信徒必读之书，无需出相以作宣传，且按叶绘图命题亦颇难，不若《普门品》之易为题。此经文上端每图均题作“庄严”，可见非一般通俗佛教读物可比。

此出相本《弥陀经》极少见，乃宋刻本也，虽无纪元干支可稽，但观其字体，与《磧砂藏》极相类，望而知是南宋刻。店铺名称已被铲去，想是由店铺易主，书板已改主人，故被除去。

《弥陀经》有出相者从未见过，盖因该经乃信徒必读之书，无需出相以作宣传，且按叶绘图命题亦颇难，不若《普门品》之易为题。此经文上端每图均题作“庄严”，可见非一般通俗佛教读物可比。

此出相本《弥陀经》极少见，乃宋刻本也，虽无纪元干支可稽，但观其字体，与《磧砂藏》极相类，望而知是南宋刻。店铺名称已被铲去，想是由店铺易主，书板已改主人，故被除去。

《弥陀经》有出相者从未见过，盖因该经乃信徒必读之书，无需出相以作宣传，且按叶绘图命题亦颇难，不若《普门品》之易为题。此经文上端每图均题作“庄严”，可见非一般通俗佛教读物可比。



岁次乙亥,得于山西估人之手,因记之以俟同好者。至德周绍良识。

出相佛顶心大陀罗尼经

《金瓶梅词话》里有一些丰富的资料,不论从宗教、文化、经济、社会、民俗哪一角度去探讨,都颇有研究价值。如第五十七回薛姑子劝西门庆印施《陀罗经》事:

……那薛姑子就说:“我们佛祖留下一卷《陀罗经》,专一劝人法西方净土的。佛说那三禅天、四禅天、忉利天、兜率天、大罗天、不周天,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没有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那风寒暑热,常常如三春时候,融和天气。也没有夫妇男女。其人生在七宝池中,金莲台上。……”西门庆道:“那一朵莲花有几多大?生在上边,一阵风摆,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么?”薛姑子道:“老爹,你还不晓的。我依那经上说:佛家以五百里为一由旬,那一朵莲花好生利害,大的紧,大的紧!大的五百由旬,宝衣随愿至,玉食自天来。又有那些好鸟和鸣,如笙簧一般,委时好个境界。因以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说此经,劝人专心念佛,竟往西方见了阿弥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万世,永永不落轮回。那佛祖说的好,如有人持颂此经,或将此经印刷抄写,转劝一人,至千万人持诵,获福无量。况且此经里面,又有护诸童子经咒,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从此发心,方得易长易养,灾去福来。如今这付经板,现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装钉完成,普施十方。那个功德,真是大的紧!”西门庆道:“也不难,只不知这一卷经要多少纸札?多少装钉工夫?多少印刷?有个细数,才好动弹。”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定发呆了!说那里话去?细细算将起来,止消先付九两